



魔

旅

下

无极 *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魔 旅

无 极 著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十一章 大善是恶 (181)

衰衣下,身材曼妙婀娜,夺天地之秀气,玉臂粉藕,晶莹夺目,玉腿修长,蛮腰纤巧,正是增一分侧太肥,减半寸便略瘦,完美无瑕,勾魂摄魄。

第十二章 水花境月 (199)

没有产生丝毫拳风应有的呼啸之声,亦不带半点气劲,但却封死敌人进退闪避的每一个变化,整个空间突然变得炽热沸腾,人如若置身于火海之中。

第十三章 生死之交 (217)

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,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再次见面,自你上次在元老大殿失踪,我便派人四处寻找老弟的踪影,只是那群饭桶实在没用。

第十四章 地火熔炉 (236)

湖底之路,似是无止境的不不断延长,众人此时都不禁怀疑,是否已偏离了路线,如若偏离,恐怕要再花费多两倍以上的时间,也未必能抵达湖心。

第十五章 惊天之秘 (253)

冰雪犹如万马齐奔般席卷而下,不断地咆哮奔腾,树折石裂,挡者披靡,整个山谷似乎不胜摧残,颤抖着、嘶吼着,兴奋得有如末日降临。

第十六章 风云再起 (272)

闪电划破虚空,雷声隆隆,正好劈在山冈的巨松之上,立时熊熊燃烧起来,在火光的映照下,可见巨松十丈之处,正站立着两个气宇轩昂的青年。

第十七章 相知相惜 (292)

右手触地,单腿跪下,血丝从嘴角溢出,额上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滴下,脸部因痛苦而扭曲得狰狞恐怖,地下三丈方圆尽是干枯五裂的焦土。

第十八章 绝世神兵 (312)

火光似乎有一种无法匹敌的力量,纵是强如死神这等绝世凶恶,也被冲击得不断往后疾退,地上留下了两



道几十丈长的深槽，似在证明它的恐怖。

第十九章 巾帼威仪 (331)

剑若流星，撕天剑气汹涌澎湃，每一剑都有说不出的孤傲，而回旋刀亦有一股难言的诡秘，每一招都有奇兵之效，总是从意料不到的角度出击。

第二十章 枭雄绝泪 (349)

熟悉的美妙快感立时涌上心头，就像是与情人相别后又重逢的喜悦，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使他全身舒泰，只觉一股热流从刀身中传入体内。

第十一章 大善是恶

裹衣下，身材曼妙婀娜，夺天地之秀气，玉臂粉藕，晶莹夺目，玉腿修长，蛮腰纤巧，正是增一分侧太肥，减半寸便略瘦，完美无瑕，勾魂摄魄。

楚惊飞把小酸的酸液收集起来，根据他估计，到了第三天，收集到的酸液足够破门而出，到时候一举制住水母，原计划照样可以进行，也亏得楚惊飞能想出这等妙计，不知这暗度陈仓之法是否会成功呢？

这天晚上，宋君离由于摆了一天的姿势，早已累得半死，席地打坐调息，此时已是人物俱忘，即使有闷雷在他耳边响起，也不会惊醒过来。

楚惊飞闲了一天，此时闭着眼睛懒洋洋地抱着一裸体美女像，幻想着抱的就是林冰儿，暗想道：“若是能与冰儿拥抱一生，即使折寿一半我也心甘，不行！我若短命而死，那冰儿岂不是要半辈子守活寡？不行，



我俩一定要抱到牙齿全没时，才能一起撒手西归。”

楚惊飞正幻想着与心上人白头偕老，忽然鼻子嗅到一股令人昏昏欲醉的幽香，几乎令他就此长眠不醒，蓦地丹田涌出一股奇力，脑中顿时觉得有一股清凉流过，神志一清，已有一缕轻烟正缓缓地从头上排出。

楚惊飞忙屏住呼吸，立知水母放了迷香进来，却不知她到底有何用意？扭头一看，宋君离早已跌倒一旁，犹如死猪般一动也不动，显然已着了水母的道儿。

楚惊飞实在搞不懂，暗忖道：“水母不是被宋君离吸引得迷迷糊糊吗？怎么突然放进迷香呢？不过这倒是个机会，她肯定以为我俩全被迷香迷倒，等一下肯定会进来，到时趁其不备，一举制服她，岂不是多省了一天？”

一刻钟后，果然闻听石门“呀呀”上升，水母依然是一副乡姑打扮，只是看起来憔悴了一点。她径直朝楚惊飞走过来，吓得他忙闭上眼睛，那水母突然踹了他一脚，楚惊飞此时胜券在握，只是好奇水母突然进来到底所为何事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之心，便强忍着痛楚，继续装昏。

水母见楚惊飞毫无反应，于是冷笑道：“本姑娘知道你万毒不侵，不过呢，本姑娘这次用的是‘千年醉魂香’，并不是毒，看来你这万毒魔神也只有喝我洗脚水的份儿了！”

说完之后，又踢了楚惊飞一脚，愤愤地道：“色鬼，连睡觉也抱着裸女的石像，简直是玷污了我的艺术，不过看在你没有抱我的塑像的份上，那双手就暂时让你继续保存！”说完便往宋君离那边踱步而去。

楚惊飞微张开眼皮，一看那水母正不断地摸抚着宋君离身上的肌肉，不由骇然自忖道：“难道这水母春情大发，先以迷香把宋君离迷倒，然后趁此机会把他强暴？真看不出来，如此纯情的少女，竟是如此下贱。人不可貌相，古人诚不欺我。”

由于水母背对着楚惊飞，所以看不到她的表情，只能够暗想此刻的水母肯定是春情无限，看来得出手保住宋君离的童贞，否则若等他一会儿醒来，见如此糊里糊涂地便失去了童贞，到时不害了自己才怪。

楚惊飞正想过去制住水母，突听她喃喃自语道：“如此完美的杰作，怎么可以让一块遮羞布给破坏了？真好笑！即使女人也没有你害羞，为什么坚守最后防线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坚持可害得我要亲自为你解开那块遮羞布，算你有福气，本姑娘还是第一次为男人宽衣解带。”

说着便用双手想为宋君离除掉最后的武装。可水母毕竟还是一个少女，虽然见过无数男人的裸体，但那是他们自愿解除自己的衣裳，现在却要亲自为一个男人解开那最后一道防线，虽然口中说得轻松，做起

来却不是那么容易。

楚惊飞看着她那颤抖的双手，也想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，是艺术重要呢？还是自尊心重要？

只见那水母双手伸了又缩，缩了又伸，显然心中激战不下，看来是决心不够大，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稳定了一下那紧张的心神，双手似乎已不再颤抖了，蓦然伸出双手扒下了宋君离的内裤。

显然水母为艺术献身的决心盖过了她的自尊心，她已做了一件艺术家该做的事，突然以双手遮住双眼，那是少女害羞的动作，显然此时的她心神大乱。

楚惊飞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突然出手，水母没想到楚惊飞根本不曾受迷香的影响，只有乖乖受制的份儿。

水母见出手制住自己的是楚惊飞，露出了难以相信的眼神。楚惊飞得意地道：“感到意外吧？我这个万毒魔神可不是唬人的，是真材实料，你那什么狗屁‘千年醉魂香’，对我根本无效，倒是对地上这头死猪有效。”

顿了一顿，楚惊飞又浅笑道：“我美丽的艺术家，刚才你踢了我两脚怎么算啊？哦，忘了你被我点了哑穴，不能说话。”说完已解开了水母的哑穴。

水母冷声道：“大不了我也让你踢两脚！”

楚惊飞故作惊讶地道：“你怎么认为我是毫不怜香

惜玉的人呢？我大人有大量，两脚换两口香吻，怎么样？”

“恶魔，你千万不要碰我！”水母尖声叫道：“只要你不碰我，什么条件我们都好商量！”

“哎，丑男不如俊男吃香啊，那好吧，这两口暂时记着，等什么时候你愿意让我亲的时候，我再亲，不过现在你得先把解药拿出来，救救地上这位仁兄！”楚惊飞总算还没见色忘友。

“解药在我怀里，你先解开我的穴道，让我自己拿给你。”水母道。

楚惊飞贼笑道：“何必麻烦呢？我自己动手就行了。”

“你不要碰我！”水母立即尖叫道。

“哎哟，你这样毫无一点艺术家的风范，我是用欣赏艺术的手去抚摸你，就像你刚才摸宋君离一样，你少歪想了。”

“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”这也是楚惊飞的拿手绝招，说着也不管水母的反抗，伸手就往她怀里乱掏，还故意挤着水母的双峰，羞得水母几乎哭了出来，她长这么大，何曾有人这么欺侮她？

楚惊飞占足了便宜，这才从水母怀中拿出一个小瓷瓶，想必便是解药，但嘴上仍不忘占便宜道：“还满有弹性的嘛，你再怎么雕得好，那副塑像也是硬邦邦



的，怎么体现得出你富有弹性的香躯呢？”

“下流！无耻！”水母羞怒交集地骂道。

“呵呵，越来越无艺术家的气质，我是用艺术家的话来评论你的，怎么可以骂我下流无耻呢？”

楚惊飞依然笑嘻嘻的，并晃了晃手中的瓷瓶，拔开瓶塞，刚想闻一闻以辨真假，忽觉水母的瞳孔收缩，显然是紧张所致，楚惊飞心生讶异，于是道：“还是你先闻一闻比较妥当。”也不待水母反抗，就把瓷瓶放在水母的鼻端，硬让她闻。

果然，水母一闻也晕倒了，瓷瓶中所装显然也是迷香，楚惊飞不由暗骂道：“臭婆娘果然阴险，好在我楚惊飞够聪明，否则还真着了臭婆娘的道儿。”

骂了一轮，想起宋君离的迷香终究还是要解，就又往水母怀里乱掏一阵。可这次却一无所获，楚惊飞想她身上没解药，那肯定是留在了外面，便回头寻找。

这地下宫殿除了这北面一间房间外，还有东、南、西各三室，南面是书房，西面是卧室，楚惊飞料想东面肯定是丹药房。谁知进去一看，竟是一个兵器房，楚惊飞不由大失所望，心想那丹药房究竟藏在哪里。

突然记起水母与自己对话是从上面传来的，心想这宫殿应该还有一层，却不知入口在哪里，四处扫视了一番，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异之处，但想到要是人设计的机关，总会有迹可循的，只是隐藏得难以看出



罢了。

楚惊飞深信此理，并不气馁，继续仔细寻找搜查，当然重点是落在北面的墙上。稍一搜索，便发觉其中一块发出紫色光芒的石头比较凸出，也比其它宝石显得光滑一些，只是因为宫殿中的一切都散发出七彩光芒，故不易察觉罢了。

轻轻一触摸，楚惊飞马上发觉这块石头原是可以随意转动，不禁欢呼一声，以为找到了机关，把紫色石按顺时针方向扭动，口中还念念有词道：“还不快现形。”接着“轰轰”的声音传来，却不见有任何门开启，忙回头一望，才知这紫色石块竟是困住自己石门的机关。

楚惊飞不由自嘲道：“我叫你现形，你偏偏给我隐形，好，我就用我的金睛火眼让你无所遁形！”

楚惊飞运足目力，双眼变得妖异的血红，果然是一对“金睛火眼”，可惜依然是徒劳无功，只好颓然泄气地收回他的火眼，先把宋君离与水母两人拉到卧室。

失魂落魄地又走回紫色石面前，想按逆时针方向转，谁知用力太大，那紫色石头深陷了进去，楚惊飞正担心门会打不开，突然旁边墙壁露出了一扇门，门内有石阶通往上层。

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之间便找到了机关，更没想到这紫色石控制着两个机关，楚惊飞忙步上台阶，立



时感到如置身于水晶的世界，除了四面都是水晶外，更奇的是地板，竟能把雕塑室看得一清二楚，赤裸裸的宋君离与甜美的水母，依然昏迷着躺在地上，楚惊飞这才明白水母何以能清楚地把自己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显然这第二层地板只有一面可以透视，而另一面则与青石无异。

楚惊飞收回眼神，再仔细打量一下四周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里不仅是放丹药的地方，而且也有不少艺术收藏品，宋君离的塑像赫然也在其中，只是腹部以下还没有完工，上部倒是雕得形神俱备，特别是宋君离那坚定的双眼，使整个塑像犹如活生生的人，不过下身没完成，总是一种缺憾，而水母肯定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才用迷烟迷倒宋君离，想把宋君离的下体观看清楚，再雕一个完美的塑像。

楚惊飞好笑之余，倒没忘记来此的目的，马上翻弄起那些瓶瓶罐罐，果然从其中找到了一个标有“千年醉魂香之解药”的瓷瓶。对于其余的那一些奇珍异草，楚惊飞全看不入眼，因为这些东西，他从小就把着当饭吃，这可能也是万毒之毒之所以毒不死他的原因吧。

解药到手后，他却没有立即救醒宋君离的意思，因为楚惊飞深知宋君离的自尊心极强，如果知道自己被一女子脱得精光的，若贸然救醒他，十成会杀了水

母来泄愤。

但是不救行吗？宋君离总会醒过来，可是用什么方法避开这无妄之灾呢？

“有了！”楚惊飞脸上浮出一丝笑意。不过在他那副坚壳下，看起来特别的邪恶，想做就做，重新把紫色石按逆时针方向旋转，那石门果然被打开。

楚惊飞两腋下各挟一人走出雕塑屋，然后把两人并排放置在卧室的床上，迅速扒光水母身上的衣服，露出了犹如羊脂白玉般的魔鬼身材。

但见修长雪白的粉颈，嫩滑丰挺的酥胸，没有半点多余脂肪的小腹，修长的玉腿，曼妙至惊心动魄、钟天地灵线条，确能诱惑任何人为之犯罪。虽然楚惊飞也曾目睹过赤裸的石雕塑，但死物毕竟与活物有区别，楚惊飞只觉浑身躁动难耐，还好灵台尚有一线清明，猛咬了一下舌头。

抹了一下额头的冷汗，楚惊飞暗道：“好险，差一点就做了对不起林冰儿的事！”一想起林冰儿，仅余的欲火顿时无影无踪，再看水母的胴体时，只觉得她身材曼妙无比，却没有生起刚才一样的欲望，可见其对林冰儿的确情根深种。

剥光了水母后，楚惊飞让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互相抱在一起，然后对着宋君离喃喃说道：“离少，真是便宜了你，如若不是我对冰儿情根深种，哪会让你有



便宜可拣？现在我只好忍痛割爱，成全你了，如此做媒的方法想必也只有我天材楚惊飞才能想得出来，你二人醒来后，可不能忘恩负义，来找我这媒人的麻烦。”

楚惊飞幻想着，二人惊醒之后，突然见到自己赤身裸体的与一异性相抱，不知有何反应？

幻想中，楚惊飞已踱上了阶梯，约一会儿，才到达“水心阁”的底层，楚惊飞不由暗骂水母道：“臭婆娘，干嘛修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宫殿，自己走上走下不方便不说，现在还拖累老子。”

正在怨天尤人之际，忽觉楼上有人下来，楚惊飞忙躲好身子。下来之人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丫头，只听其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真倒霉，又要走这又长又阴森的梯道，下去倒也罢了，等一会上来，非累死我不可。”

楚惊飞听了不由一惊，知道这丫头肯定是下去唤水母的，但此时水母与宋君离正“坦诚相对”，怎么可以被这丫头给撞见呢？于是马上出手制住了这小丫头，把她抱到梯下阴暗处。

藏好人后，楚惊飞又想到：“能唤动丫头找水母的，只有杨大恶，那杨大恶肯定还在水心阁内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。”

楚惊飞估计一般的领头人物都会住在最高层，因为这样才能体现他们的权威，上次只是被水母骗得团

团转，才会被其所困，现在当然是直上顶楼。

躲过了二三四层的警卫，从窗口处翻到第五楼的瓦面，见五楼内果然灯火通明，隐约有话声传出，楚惊飞忙聚足功力偷听。

“杨谷主，我这位大哥曾亲眼目睹万毒魔神与你的属下发生冲突，你怎可说从没有收到万毒魔神的消息呢？你这分明是自欺欺人嘛！”这声音差点把楚惊飞从瓦面上震下来，原来发声的人竟然是林冰儿。

“哦，这位易兄真的可以肯定与本谷之人交手的便是万毒魔神？”此人语气阴冷威严，看来应是“水心居士”杨大善无疑了。

“哼，我易寒岂是讲谎话之人，杨谷主你可不要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。”森冷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，正是易寒。

“大胆！我们谷主的人品岂是你妄加评论的？”易寒的话刚落，立时惹来众多的谩骂。

“好，算老夫说话不对，有没有万毒魔神这人，用我的‘水心镜’一试便知，若他在藏空谷之内，我的水心镜中定会显出他的影像。”随即转向一名属下道，“拿我的水心镜来！”

众人皆想一窥“水心镜”的神奇之处，而楚惊飞也忍不住探头往内一看，忽觉楼下有嘈杂声传来，往下一探，不知何时楼下已聚满了二百多个武士，看来